

透視匪俄衝突的大騙局

李龍飛

一、匪俄軍事衝突，最近一段期間，有如緊鑼密鼓一般的發展着。我們從種種傳說來觀察，軍事的對峙，確有劍拔弩張的形勢；國際關係的拉攏，也有如針鋒之相對；因此世人傳言，匪俄有勢不兩立的矛盾，似非完全無稽。但是匪俄是不是在軍事上作生死的火併，抑或意別有在，而對民主國家施以欺騙，以鬆懈或拆散其舊有的圍堵組織，而作雙管齊下矛盾統一的世界侵略，仍有待詳細的比較與研究。讓我們先來看一看所謂衝突的真相：

二、我們首先在匪俄雙方的軍事部署，作一綜合的瞭解：

根據本年六月份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篇獨家消息說：「傳俄共頭目布里茲涅夫上月與美國顧問季辛吉在莫斯科會談時，曾警告季辛吉說：蘇俄已不能再不對中共採取某種行動了。……知道布里茲涅夫這一談話的美國官員們所得的結論是：蘇俄正在考慮對中共發動以戰止戰的軍事攻擊。」①

本年六月份發行的新聞週刊華府專欄作家艾索普撰文說：「俄共領袖布里茲涅夫是如此痛恨中共，……這就是為甚麼布里茲涅夫和尼克森總統在上週高峯會談中，必然不會提起蘇俄和中共間發生戰爭的危險的一個原因。總統的顧問和情報分析人員曾警告他，蘇俄可能發動一次除去後患的襲擊，以銷毀中共的核子實力。」②

上述美國權威方面所傳蘇俄對毛共軍事行動的可能，在蘇俄與毛共最近的軍事部署，在香港和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香港消息說：「中共這些時日，正向世界多數國家顯露的友好面孔，從未朝向莫斯科。蘇俄與中共之間冰凍的關係，沒有消融的迹象。中共對於蘇俄的居心，日益感到不安，這反映在北平匆忙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最近往訪中國大陸的旅客，曾經報導說：空襲掩蔽體已顯著增加，雖然報紙等大眾傳播工具，對於蘇俄的威脅很少評論，但在工廠和公社的黨的會議中，均加以廣泛的討論，在相當工業化的東北地區，尤屬其實。周恩來早先曾說蘇俄有百餘萬部隊，沿中共邊區駐防，許多外交問題專家，承認蘇俄邊界部隊非常

龐大。邊界的中共部隊也相當可觀，其中由退役人員組成的中共軍隊建設兵團，不斷加強。」③

蘇俄在毛共邊界外的增兵，為時已久，自本年三月至五月間，即在積極進行。據巴黎的世界晚報來自蒙古的消息說：「蘇俄正在增加軍隊，據信最近已有五萬人從西方抵達，而增至卅五萬人；沿東北河界，蘇俄軍隊已較過去三年增加三倍，現在已到達四十五師。行經西伯利亞鐵路的旅客，在庫倫的路上，已看見沿線五公里寬的地帶，均有蘇俄軍隊集結，並存有補給和汽油。」④又倫敦每日快報說：「來自中歐的兩師或三師裝甲兵部隊，最近在蒙古邊界附近舉行大規模演習。目前邊界俄軍約有四十八師。參加演習的中歐部隊，兩師來自東德，一師來自捷克。」⑤又據北平外交人士報導：「蘇俄正經由大規模向中俄邊界增調軍隊，亞洲各共產國，與蒙古警備部隊增加五萬人，蘇俄已在邊界附近增建五個火箭發射場，目前此種發射場已增至十九座。」⑥由此所述，可知蘇俄對毛共邊界的威脅，實已用足了工夫。此為美國人士認為俄毛將發生戰爭的重要根據之一。

三、蘇俄在毛共的邊界，增加兵力與配備，三個月來，已有如火如荼之勢，但毛共對此，雖然認為並無多大的威脅。⑦而共匪所標榜的是十六字原則，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⑧由此，可知毛共對蘇俄的集結百萬雄師於其境外，認為稀鬆得無關緊要，這是一個極為可怪的现象。

話儘管這樣說，毛共對蘇俄所作界外的軍事部署，也不能不應付應付。我們試看下列的各種消息：

三月下旬的香港報導：「共匪近又在毗連俄境的東北西北不下十個省區，積極編練民兵，並加緊軍事訓練，繼向東北西北趕運武器及調動部隊後，又一緊急措施，稱為抓民兵建設，經已下達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甘肅、青海、陝西、寧夏，及新疆等省的軍區及軍分區，並硬性規定，要各軍區的第一把手親自抓來，施以全面教育，適應保衛邊防的需要。據交通界的

消息：匪在東南沿海，包括粵、閩、上海等省市，最近也加緊訓練民兵，在海南島最為積極。⑨

此外，匪在北平一帶，也積極作防空的準備，諸如普遍挖掘防空壕，作疏散指示等。凡此種種，都是和蘇俄邊界增兵，作桴鼓之相應。但是，此種準備，是否即為對俄的備戰，仍然為我們值得注意與研究。

四、根據一般報導，匪俄衝突，不僅在匪俄的邊疆地區，而且還普及於世界。這裏，我們再舉幾則事實如次：

在南亞洲，是匪俄的侵略箭頭所指的另一個主要方向。美國基督科學箴言報的記者戴維斯發自印度阿薩密省西隆的報導說：「雖然印度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邊界，現在是沉寂的，但是共匪正在不遺餘力的向那加族人居住的山區滲透。共匪與印度的士兵互相嚴密的監視，最近不知從甚麼地方出現了中共特務人員約五百人，開始作政治活動。」⑩

對亞非人民團結會議，匪俄雙方發生了領導的爭奪。據倫敦觀察週報的報導，「亞非人民團結會議十五年前在蘇俄倡導下，團結亞非地區所有好戰的革命武力而成立，立即成為北平與莫斯科爭取的對象。但莫斯科並不經常利用這個組織，近時因北平在非洲的活躍，乃召開第二次執行會議於開羅，企圖重行振作亞非人民團結組織而為其發言人與協調人。蘇俄在會議中提出警告：目前各種詭計仍在運用，以延遲非洲帝國主義勢力的最後瓦解，而在幕後運用這些詭計最力的，就是共匪。」⑪

又據美國情報機關的一項報告說：「蘇俄和中共正在加緊以軍事裝備供應非洲國家。中共正準備送交坦桑尼亞第一批的飛機，二十架米格十九型和十七架米格十七型。北平想從蘇俄手中接管幾內亞的防務，在過去四個月，已移交了四艘上海級砲艇；中共一個四十人的小組，已經被派去訓練幾內亞人如何來操縱這些砲艇。中共正準備移交兩艘砲艇給獅子山國，並在中國大陸訓練他們的水兵。中共去年把六架米格十七型飛機送交蘇丹，並且已在開始進行包括一項四千二百萬美元經濟援助方案內的各项計劃。蘇丹也接受蘇俄軍事援助。蘇俄並已確認插足於索馬利亞，已在今春移交二十五輛T五和T五五型坦克給該國。蘇俄已把五千噸武器和彈藥給予葡屬幾內亞的卑索活動的反葡萄牙游擊隊，這批軍備中，包括SA七型射擊飛機的飛彈在內。達荷美和蘇俄，已在準備簽訂一項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的協定；按照此項協定

的規定，若干達荷美飛行員將前往蘇俄接受訓練。蘇俄也可能不久即行恢復輸送武器給烏干達。在其他地區的危機下，蘇俄與中共有時有十分競爭的行動，已為美國官員所注意。據該報告說，美國在下一會計年度對非洲的軍事援助，國會已嚴格限於衣索匹亞和突尼西亞，而蘇俄與中共提供援助的新國家，則年有增加。」⑫

根據上述的外電，他們似乎也認為毛匪與蘇俄在亞非兩洲所進行的所謂援助，也是一種對峙與競爭。但是實際情形是否如此？仍然值得我們注意與研究。

五、在國際盛傳匪俄軍事衝突日見緊張的情況下，國際間却有匪俄之間不斷談判的報導，試看下列消息：

倫敦觀察週刊說：「儘管匪俄之間的敵對情勢，尤其是在非洲與東歐的敵對情勢，有增無已，而莫斯科與北平的秘密談判，仍在進行中。由于周匪恩來無法確定布里茲涅夫是否能控制克里姆林宮中某些把共匪視為次要伙伴的死硬派，因而未能達成任何協議。」三月初，當季辛吉訪問北平之後，蘇俄會舊事重提，要求共匪簽訂一項正式的互不侵犯條約；布里茲涅夫也曾向周匪表示：莫斯科在已接受北平與華府之間日益成長的直接關係，是一項無可避免的事實。並且認為正常而必要的。但莫斯科的權威性刊物，蘇維埃週刊，却又指控匪美勾結，並指責他們有意成立一個美匪聯盟。布某曾對周匪使北平積極參與西歐的政治活動，表示諒解，甚至同情；可是就在布某提出保證之後，莫斯科方面却對共匪的參與，支持歐洲經濟社會的經濟與政治活動，加以惡意的譴責。布里茲涅夫的私人保證，與莫斯科的公開聲明之間的巨大差異，使周匪恩來如墜五里霧中。」⑬

倫敦的每週評論，在最近一期（按係指本年五月中旬的一期）報導莫斯科與北平之間的秘密談判已經失敗，因為雙方對海洋政策發生衝突，尤其是對印度洋。據可靠人士稱：北平要求蘇俄海軍部隊撤出印度洋，並堅持印度洋與東南亞水域，是在共匪的利益範圍內。另一方面，蘇俄建議以合作方式及蘇俄協助北平擴充海軍作基礎，由北平與莫斯科海軍共同向這些地區擴張。莫斯科要求北平保證不與華盛頓談判這方面的合作，或任何影響印度洋的問題，結果是僵局。莫斯科向北平表示：由於蘇俄海軍在該地區，從事反帝國主義的任務，因此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起，印度洋可能成為海上衝突的主

要焦點之一，北平應當適時決定準備在這場衝突中站在那一方面？北平自然認為此為一項威脅，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印度洋上的蘇俄海軍，決不損害北平利益的保證，歸於無效。^⑭

六、上面，我們已經把最近數月來毛共與俄共之間的邊界軍事部署，對國際侵略所引起的矛盾，以及矛盾發展中的談判失敗等的重要發展，作了一番撮要的報告，茲當進一步研究其作用之所在。

第一、我們首當注意國際共產黨國家的特性和所謂毛俄衝突的因素。國際共黨所執政的國家，都是以所謂馬恩列史的邪惡思想為根據，儘管各國的背景不同，但是嚴格獨裁的寡頭政治，無不相同；其間即或發生意見上的歧異，甚至對內各自為政，但對外無不一致，南斯拉夫與蘇俄即是最好的例子。毛俄之間最早的意見相左，是由于黑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與毛共的徹底實行階級與武裝暴動。實際上這一相左的意見，也是表面的，如周匪恩來在萬隆會議中所提的五原則，不是「和平共存」是甚麼？今天毛共以笑臉向世界民主國家進軍，原來匪俄都以美國為第一號敵人的，今皆竭力向美國拉攏，所謂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紛爭的面具，已經自己撕毀，再也不能以此欺騙世人了。我們有多種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毛俄衝突，是國際共產黨的領導權之爭奪，並不是兩個共產黨政府勢不兩立的鬥爭。北平與莫斯科之間，對國際共產黨的領導權是鬥爭的，對國際的侵略是雙管齊下分頭並進的；當然這中間有領導權的爭奪問題，但並不影響其侵略的進行。例如對北越，北平掌握着地緣上的優勢，而成單獨支配的局面；但是毛共物力有限，重武器與較新武器，無力作充分的供應，則不能不仰賴於莫斯科。因而莫斯科對北越，也有支配力量，但此項力量如果超過北平的影響力，北平則阻止莫斯科的援助了。試看越南戰場的米格機，重坦克，一三〇米口徑的重砲，薩姆二、三飛彈等，都是蘇俄製品；即以巴黎和談而言，北越代表往返河內巴黎，必道出北平與莫斯科，即足證明其對領導權是有爭奪的，對侵略是分頭並進，各展所長的。

第二、莫斯科所最恐懼的，是強有力的圍堵政策，毛共亦然。明言之，蘇俄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其向東延伸的中央公約組織，最為頭痛；毛共對東南亞公約組織，也最為頭痛。拆散北約組織，瓦解東南亞公約組織，是莫斯科與北平的共同願望；而這兩個公約的最有力支持者，即為美國。怎樣

使美國與西歐的北約盟國，由歧見而分離？怎樣使東南亞國家，對美國的支持失去信心？這是莫斯科與北平近年努力的最大目標。莫斯科所採取的途徑，是先使西歐國家發生安全感的錯覺，由這個錯覺，產生不需美國駐軍，而北約組織，自必日趨瓦解。北平所努力的，是把越戰拖長，並將戰雲推廣至整個中南半島，使美國當局與美國人民對越戰發生嫌惡之感。再在美國社會，利用鴿派分子與美共及其同路人，發展反戰運動，以壓迫美國政府自越撤軍。我們試看所謂巴黎停火協定的談判與成立，以及新停火協定的談判與成立，北平與莫斯科都是同意的，而且都稱為社會主義與人民革命對帝國主義的大勝利。這是俄共與毛共對侵略世界配合嚴密的分進合擊的顯著例子。

俄共要使西歐國家發生安全感的錯覺，並不像毛共瓦解東南亞國家對美信心的那樣容易。他在西歐久駐大軍二百萬，是西歐國家戒慎恐懼的基本因素，若不設法他調，如何可以使西歐有安全感？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毛俄之間意見相左之被利用，而且繼續不斷的擴大，一若非訴諸戰爭不可似的；這樣，俄帝便陸續東調其駐歐部隊，近且把華沙公約部隊，也東調了一部分。西德的東進政策，是由此產生的，西柏林對外交通的部份解決，也由此而來。歐洲安全會議，以及美俄在西歐相對撤軍的建議，都是這一計劃的具體實施。最近尼布會議，其聯合公報中，還特別說明為了歐洲局勢的緩和，而告欣慰，並且聲明：「確保歐洲的持久和平，乃是他們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這便是莫斯科拆散北約組織的一條狐狸尾巴。

七、基於上述的基本理解，我們可以斷言，所謂匪俄軍事衝突，乃是徹頭徹尾的騙局，我們在其軍事部署中，也可以看到許多不可理解的矛盾，茲略作分析如下：

其一、蘇俄以百萬雄師，陳於毛共邊區，而毛共所感到的威脅不大，不是事先的密謀，洞悉莫斯科的別有企圖，毛共雖愚，何至如此的沒有警覺？其二、俄共大軍主要的集結地區是蒙古，依常理來說，毛共的漠南地區，威脅最為嚴重；但毛共所作的拉民兵、訓部隊，其動員的地區，並不包括察哈爾、綏遠首當其衝的兩個省區，而其訓練民兵最積極的地區，反而是海南島，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準備，顯然不是為抵抗莫斯科優勢兵力的壓迫，更可說明蘇俄對匪的大軍壓境，是虛張聲勢。

其三、毛俄如果真的有軍事衝突的可能，那毛匪應該如何傾其全力，以

部署其平綏鐵路一帶的抵抗力量，那裏還有力量作其他地區的侵略，可是他們行若無事的，對南亞、對非洲、對歐洲等地的侵略照常進行，而且還以軍火砲艦等向非輸送，更足證明所謂大軍壓境，是一個徒有其表的騙局。

其四、匪俄對非歐的侵略，是合作發動的，布魔同意毛匪在法國展開滲透，這不是合作侵略嗎？毛匪的所謂對外軍援，其中包括米格十七、十九等型飛機。當此對俄軍事緊張之際，居然還以飛機助人，足見所謂緊張，是一項騙局。截至今日，毛匪能否製造飛機？還是一個謎。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毛匪，已獲蘇俄較新的米格，而以廢物轉送他國。如果我們的看法不錯，那俄毛之間，不但無軍事衝突，而且還在暗中作軍事合作。

至於匪俄之向非侵略，這正是分進合擊的陰謀，西方國家視之為衝突，更是可笑的淺見。若謂俄毛因印度洋的軍事問題，而談判失敗，試問毛共有何海軍力量，以問鼎印度洋的霸權？反之，蘇俄意欲訓練毛共海軍，以便向其海軍滲透？容有其可能，那也是一種合作，而不是甚麼衝突。其談判容或失敗，也許是蘇俄的苛刻要求，或雙方見解的不同。

最後我們還當注意的一點，那就是現時所傳的俄毛軍事衝突的消息，其

第三越南的陰影

羅石圃

元月十八日——巴黎和約簽訂一週前，周恩來對日本眾議員稱：越南將有三個政府出現：北越、南越、及「越南人民革命政府」，美國對這三個政府終將一體承認①。值得研究的，是他此項判斷，乃根據北越的企圖？還是加上他對華府的了解？要解答此一問題，須探討河內南侵的目標及其在和議中可否達成？華府為何對河內着着讓步？且不惜應允給予經援？

一 北越南侵的目標

一九六〇年，四月廿六日，越南十八位知名之士，指責吳廷琰政府獨裁、貪污，九月五日至十日，北越共黨在一連串攻擊西貢政府的結論，宣稱消滅越南政府，為其新的行動方針。一九六一年元月卅日，「南越民族解放陣

來源不外北平、香港、倫敦、巴黎、華府或莫斯科，這些消息，大多數都是俄方或毛方故意散佈的，其富于煙幕式的宣傳，淆亂聽聞的謠言，是顯然可見的。西方人士對於匪區或俄區之旅行，得見其真相者，能有幾人？其所見所聞，出於俄毛故布疑陣，而能察破其奸情者，可得幾人？因此，我們研究俄毛關係，只能細細比較其無理可解的矛盾之處，根據已經證明的過去事實，作種種合理的推斷，容與事實相近。本文所用的方法，就是那樣的比較與綜合，是否有當，敬請指教。

附註：①六十二年六月四日美聯社華盛頓電。②六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美聯社紐約電。③摘自六十二年五月十五日香港合眾國際電。④六十二年三月廿一日合眾國際社巴黎電。⑤六十二年三月廿四日中央社倫敦電。⑥六十二年五月四日合眾國際社北平電。⑦見六十二年三月廿四日倫敦電。⑧參看六十二年四月二日新生報時事分析匪俄關係惡化一文。⑨六十二年三月廿四日中央社香港電。⑩六十二年四月五日中央社紐約電。⑪六十二年四月五日中央社倫敦電。⑫六十二年六月四日法新社華盛頓電。⑬六十二年四月七日中央社倫敦電。⑭六十二年五月十二日中央社倫敦電。

線」宣告成立。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國際監督委員會調查證實：北越破壞日內瓦協定，派遣武裝人員進入越南進行顛覆和侵略，通知共同主席蘇俄和英國採取行動②。

這說明河內已公然宣佈決定南侵，其目標在消滅西貢政府，將由它所羽翼的「南解」另行成立赤色政權。所採的策略是：一方面以統一戰線吸收對吳廷琰政府不滿的知識份子，再擴大到政客與青年學生陣營；另一方面襲脅